



80后青春励志小说

我想，总有一天，我为之长久等待过的你，会在灯下细细地翻阅我的心，你也会微笑着回首，穿过岁月的风尘看看年轻时的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想过什么，爱过什么，恨过什么，相信过什么，坚持过什么，等待过什么，错过了什么，所以我要为我们曾经有过的纯洁的青春留下点干净且严肃的文字，留下点真实且感人的明证，尽管你我都知道岁月如流，韶华易逝，一切的悲欢离合终必归于那最初的孤独和寂静里去。

姚远◎著

春日无痕

湖南人民出版社



姚远◎著

春日无痕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去了无痕 / 姚远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438-5796-4

I. 春… II. 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391 号

春去了无痕

出 版 人: 李建国

作 者: 姚 远

责 任 编 辑: 龙仕林 黎红霞 杨丁丁 文志雄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82683361

装 帧 设 计: 杨丁丁

出 版 发 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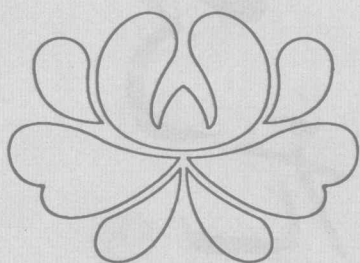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0 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5796-4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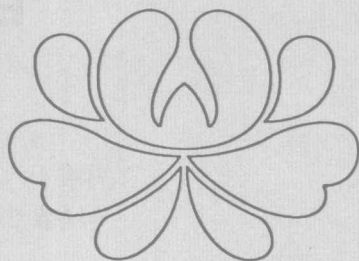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

献给我们曾经严肃和美丽的青春
献给认真、踏实地奋斗着的年轻一代

计划出版社出版

我们这一代人，被世人称为“失落的一代”的80后，我们的青春依然严肃，依然美丽，依然闪烁着动人的信仰和美德的光辉。



——题记



自己的旋律

总有一天
你会在灯下翻阅我的心

——席慕容

写这篇小说是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毕业后长长的两个月假期。陪伴我一同开始这艰苦工作的还有楼下一个初学弹钢琴的小孩子，整天刻苦练习手法，一开始只是弹奏些简单的音阶，最难得的不过是破碎且凌乱的小调，而我就在他这毫不熟练、毫无美感的琴声里开始我每天的写作。

你若一定要固执地问我为什么写这样拙劣可笑的文字，而不去做些更有经济利益、现实价值的事情，我想大概因为多少受了些畅销的校园小说的影响。在那些五光十色的小说里，大学生们多半是不用读书的，他们只演习演习时髦的话剧，谈一场场不是在五星级酒店就是在豪华咖啡馆或者酒吧里才能上演的奢华的爱情，坐在一起就喝酒说脏话争风吃醋，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随意捞起花盆砸人，或者走出校门就丝毫不费气力地成为白领——你说过的，那是小说里的精彩生活，未长大的孩子设想的刺激生活。可是那不是真的，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那时我就想写点什么，为我们真实却并不精彩刺激的生活写点什么。校园里的爱恨情仇是那么的平

淡，勾心斗角却是那么的激烈，钱权交易又是那么的风行——校园不是净土，不是空中楼阁，一如我们的心。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憧憬和相信的美好的东西，善良、正直、勤奋、公平和坚持，还有我们往日的爱和希望。

说起“林思源”这个人物，我蓦然想起一个曾经很知心的朋友对她的一句经典评价：“顾影自怜！”为着他这轻浅的一句，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完成这篇小说的决心和痴念！我知道这样一个物也许不可能引起大多数人——尤其是新新人类的喜爱。毕竟她不像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的产物，她的传统、清高和执著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袭承而来的，虽然那个世界是年轻的我们曾经和她一样虔诚地相信并且坚定地追求过的精神家园。“过洁世同嫌”呵，洁净的人物总有着相同的悲剧的结局，我给了她这个众望所归的结局，也算是对厌弃她的人们一个谦逊的交代。但是，我知道你会喜欢她的，喜欢她的清贫、清白和清楚，喜欢她对于美德和信念的执著，喜欢她对爱情和友情的忠贞。对于信念，她这样说：“社会的东不不尽然都是正确的，总还是有人不肯随波逐流的。他们也许没有能力对抗社会的不良风气，可他们起码能对抗自身的麻木，可以不去人云亦云。”对于政治信仰，她这样说：“不管是哪个年代，我们都不能拿烈士们的鲜血来粉饰打扮自己，不能让他们在地下都觉得寒心，觉得他们的血是白流了，更不能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去对待那一代人用生命换来的崇高信念，否则，我们终有一天也会被下一代所遗忘，我们的信念也会被他们嗤之以鼻，那时我们也会寒心地觉得我们的辛苦也是白费力气，一钱不值。”对于爱情，她说：“敬而昵之，先尊敬你的品行，理解你的执著，赞同你的信念，喜爱你的纯洁，然后才会深深地爱上你。不论你是青春美貌，还是发白皮皱，只要你的灵魂不改变，他就会一如既往地爱你。”对于往事，她也有一种超脱的大度：“如果生命里真的携手走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没有人会忘记的。也许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这段回忆会沉睡过去，但它迟早会苏醒，连同那个人熟悉的音容笑貌一起苏醒。我们会感激那些人，不论是爱过的还是恨过的，感激他们曾陪我们走过一段路，感激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标记。靠着这些标记，我们才不会遗忘自己。”

有一个年纪稍长的朋友看过后诚挚地对我说：“我喜欢她，也很为她感动，可能因为我有过和她一样的心路历程罢。我说过她说的话，做过她做的事，也怀着和她一样的梦想和信念，我喜欢她，就像我喜欢那时的自己。正如男主人公说的，我也从来不要把她的纯洁当成幼稚，不把她的正直当成迂腐，不把她的淡泊当成无为，也不把她的深情当成痴迷。”我知道你会喜欢她的，如果她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

不论是作为你自己，还是别人的影子。

我清楚地明白，她的思想并非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也许人们喜欢一个用身体和隐私写作，只能属于地摊小说的三流美女作家的文字，却未必能接受“林思源”和她许多的“古怪”念头，正如他们也未必能接受我的文字一样。然而我还是坚持把这个人物写了出来，我想，总有一天，我为之长久等待过的你，会在灯下细细地翻阅我的心，你也会微笑着回首，穿过岁月的风尘看看年轻时的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想过什么，爱过什么，恨过什么，相信过什么，坚持过什么，等待过什么，错过了什么，所以我要为我们曾经有过的纯洁的青春留下点干净且严肃的文字，留下点真实且感人的明证，尽管你我都知道岁月如流，韶华易逝，一切的悲欢离合终必归于那最初的孤独和寂静里去。可是我亲爱的朋友啊，只要我能在你渐渐麻木老去的灵魂深处唤醒点年轻时代的记忆，不论遭受怎样的嘲笑和不屑，我的写作都将是成功的。

小说完稿的时候，楼下孩子的弹奏较之前已是娴熟多了，纵然还不能弹奏一支完整的曲子，旋律也称不上具有行云流水的乐感。我想，他一定是很快乐地做着这件事情，我几乎能想象他嘴角的浅浅的满足的微笑。而我亦是如此，正如你曾经热切希望并郑重嘱托过的，要在这繁复的俗世间，变幻的岁月里，把属于我自己的旋律快乐而坚定地弹奏下去！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日夜

(一)

曾经那样热烈地计划过的远景
那样细致精密地描好了的蓝图
曾经那样渴盼着它出现的青春
却始终
始终没有来临

——席慕容《青春》

“……我相信这将是一段年轻热情、众生喧哗的青春岁月，我不再惧怕那些嘲讽的恶意的冷箭，勇敢地站到台前，赞美背景，颂扬情节，上演精彩，期待掌声，在一次次的热烈中证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医学院大一的新生林思源写完这段话，得意之余，不觉奕奕神采直飞上眉梢。她伸了一个心满意足的懒腰，合上日记本，将它小心地放到枕头下，从桌上端起一只景德镇细瓷的茶杯，缓缓地走到阳台窗前。初秋的夜晚穿过纱窗拂着她深色的皮肤，精神的短发，宽阔的额，挺拔的鼻，棱角分明的下巴——她相貌平常，五官说不得粗陋，也算不上漂亮，走在人群里不大会引人注目，即便多看了几眼也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所幸有一双碧清的妙目稍微出色一些，总算亡羊补牢，为她平淡的

五官挽回些韵致。她的双眸乌亮而有光泽，时时透着探究思虑的神气；睫毛纤长而浓密，垂下去的时候在眼眶下留下重重的两道黑影，抬上去时，在左下眼角露出一颗小小的红棕色泪痣。已是大学生了，她还改不过中学时代的习气，仍旧整天穿着宽大的校服。

她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澎湃的心在一腔凉茶中渐渐冷却下来。她摸摸脸，还是有些发烫的，也许是屋子里太热了罢，她哗的一声把纱窗推开了。

中秋刚过，C城里的暑气还是浓郁的。今天却是天公作美，傍晚时分淅淅沥沥地下起第一场秋雨，顿时凉爽了许多。没有纱窗的阻隔，风的劲头是大的，像一群扑扑拍着翅的鸽子，顽皮地钻到衣服里来。迎面扑来的还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桂花之香。开学忙了这许多天，竟把楼下的两株桂树给忘了。“十里荷花，三秋桂子”，也不知道前些天花开得如何热闹异常呢？一场肃杀的秋雨，总要风折雨摧，弄出残败的景象来。思源记得她的高中校园里的小花园里也有这么几株桂树，每每到开花的季节，满园暗香浮动，蜂飞蝶舞，约上三五个文学社、剧社的同学聚在树下讨论文稿，朗诵诗作，那大概是她生命中顶浪漫、顶温馨的繁华盛景罢？

雨渐渐停下来。深蓝的天空仿佛水洗石磨般纯净，远处浅浅浮出一轮皓月，星光是不很明朗的。窗外的晚桂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是中古世纪欧洲女人宽大烦琐的裙裾摩擦摆动的声音。思源微闭双眼，两肘支在窗沿上，为这恬静温柔的秋夜沉醉了。

门被咣的一声踢开了，她微醉的思绪也被粗暴地划上句号。她的室友邹芙蓉一手提着盆桶衣物，一手挽住湿漉漉的长发，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歌曲，亭亭地走进来。她穿着白底碎紫花的无袖睡裙，两只丰满的胳膊愉快地露在外头，领口开得很低，一抹雪脯上隐约闪烁着一条绝细的白金链子，坠着一颗小巧玲珑的心形红宝石，像是雪地里的一颗红樱桃，有着分外娇嫩夺目的颜色。

芙蓉扔下盆桶，放下挽起的头发，立在寝室中央笑道：“亲爱的，那块毛巾……喂，给我！”她站在风扇底下擦头发，一甩头，水珠子滴溜溜溅到思源脸上，惹得思源笑骂道“要死要死，水弄到眼睛里去了”。芙蓉笑道：“你才要死！开着灯也不把纱窗关上，等着我们晚上招蚊子咬？”思源正要探身出去关纱窗，芙蓉又道：“这会子关有什么用？把蚊子尽关在屋子里出不去，先点一支蚊香熏熏，再把纱窗关起来。”思源依言去找蚊香。芙蓉轰隆隆地拿吹风机吹着头发，嘴里衔着一枚发夹，大声嗡嗡说道：“蚊香放在培玲床下白色球鞋的旁边。”思源找到了蚊香，又犯愁找

不到打火机。芙蓉噗地吐出发夹，偏过头来看着她笑道：“不是放在吉妙床头的小篮子里么？哎，我说你倒成了我们寝室新来的了，一问三不知！”思源蹲下身一面点蚊香，一面笑道：“这有什么呀！你天天坐桑塔纳，也没见变成汽车工程师呀！”芙蓉啐了她一口，也不生气，依旧笑嘻嘻的。

芙蓉在镜前摆弄头发，把头发盘上去又放下来，总觉得不满意。思源站在她的身后，端详着镜中的她，道：“还是放下来好。你脸盘子大，再盘上去，越发显得像烧饼。”芙蓉凑到镜子前研究了半天，果然觉得自己脸盘很大，五官是很漂亮，可是太不紧凑；因为皮肤白皙，鼻子旁边的几点雀斑异常活泼地跳出来，唉，可不是一只粉嘟嘟的芝麻烧饼？她简直有些触目惊心，忙把头发放下来，又往脸上拢了拢，并在额角夹上两支粉红色发夹固定住，仔细往镜子里瞧了瞧，这才满意地舒了口气，又笑问：“亲爱的，你看我今晚穿什么衣服好？”思源闲闲地翻着桌上的一本医书，随口道：“怎么，今晚‘许文强’有空出来？”“许文强”是她们军训时的教官的绰号，他人长得清秀，一身橄榄绿军装更衬托得高挺英武，正巧又姓“许”，引得春情满怀的女孩子们脸红心跳，私底下叫他做“许文强”，颇为神往觊觎，却个个心照不宣。而他独独钟情于芙蓉，军训时对芙蓉大为照顾，即便军训结束后，苦于军纪严明，他俩不能经常见面，却也鸿雁不断，电话传情。芙蓉往头发上喷着啫喱水，道：“他么？哪有时间出来？再说，我今晚也不是去见他。”思源心下明白，今晚见的原来是“桑塔纳”，一位芙蓉嘴里的“成功人士，身居高位，为人低调，平常只开着桑塔纳2000”。思源曾远远地瞥见过两次，觉得倒不像成功人士，肥头大耳的活脱脱一个暴发户样儿，于是按其体型和坐骑取绰号为“桑塔纳2000”。室友们喊着拗口，去掉后缀，直呼其“桑塔纳”，闲谈取笑时，连“欧巴桑”也派得上用场。思源咬着嘴笑道：“怎么亲爱的，不当军嫂了？”芙蓉也回头笑道：“这身份太伟大了，我可够不着。”

这里芙蓉依旧在翻箱倒柜寻衣服，思源看着烦躁起来，道：“你那么多衣服，哪一件不好？”芙蓉笑道：“你不懂，和那些成功人士在一起，凭你什么名牌衣服，他们哪里会放在眼里？他们见多识广，什么排场没有见过，什么名牌没有穿过？弄不好就显得寒酸；当然也不要太艳丽，他们会觉得不像个大学生，和社会上的女人们没什么差别了，太俗气——人家图的可不是‘大学生’这牌子？所以我还是要清新脱俗点好。”思源听她说“清新脱俗”四个字，不由扑哧一笑：“要清新脱俗也容易啊，什么也不穿，什么也不戴，就这么光着来赤着去，这才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饰’呢！”芙蓉起身把思源压倒在床上，呵了口气去胳肢她，痒得她满床乱滚，求饶不迭。芙蓉松开她，笑道：“你这贼女人越发没大没小，乱了规矩，我不用家法整治整治，你就爬到我头上来拉臊尿了呢。”思源挫挣着爬起来，抚了抚头发，抱着腿坐在床上笑道：“亲爱的，饶了我罢，你那‘九阴白骨爪’谁不怕呢？依我说，你那件松绿格子无袖套裙很好，很清新脱俗，不失我们大学生的本色；衬里又是马裤，跳舞应该很方便。”接着低声又问：“怎么，又是一个通宵？”

芙蓉也不答，只顾开箱找衣服，躲在帐子里换上了，叫思源替她捧镜子，自己左右比对了半天，皱眉叹道：“不好，你看我又胖了，腰这里原来没有这么紧。从明天起要天天顿顿吃苹果，不然变成杨贵妃啦。”思源笑道：“你这样正好呀，也没见你的体重跟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噌噌地翻几番。我喜欢杨贵妃，你当了杨贵妃，我跟着沾点光，做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杨国忠罢了。”芙蓉对她的回答很满意，妩媚地对着镜子中的美人摆了个提裙谢幕的姿势，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银色贝壳状的化妆盒，从里头抽出粉红的粉扑子，沾了粉底往脸上扑；又拿眉笔、唇膏细细描画，见思源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笑道：“怎么？也想学了？说起来你也应该学学，也是快奔二十的人了，二十岁还没有初恋、没有化妆的女人就是老女人，起码心态是老的，你以为你还像高中生似的有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机会可以选择？女人的二十岁是下坡路的开始，傻女人，光知道读书有什么用？”思源摆手道：“我还是不学的好，你看你天天这么着，自己不觉得累？我才不要像你一样。不过我替你想了个好主意，保证方便实惠。”芙蓉看她说得这么一本正经，忙问她是什么好主意。思源托着腮，故作沉思状道：“记得《聊斋》里有一个故事叫《画皮》，你呀，就悄悄地从人体解剖室里弄几张人皮，事先一张张画好，什么时候要用了，就从里面挑一张出来披上，难道不好么！”

芙蓉咬牙又要胳肢她，桌上的呼机振动起来，思源掩嘴笑道：“你省省力气，你那个‘桑塔纳’等不及了！”芙蓉瞋了她一眼，忙忙地补完妆，飞快地清理好手提包，才走出去又折回来，拿起香水喷了一阵，待思源叫她早去早回时，她已是一阵香风似的吹下去了。

朱培玲和陈吉妙笑笑嚷嚷地从外头进来。培玲是个肤色黑黑的高个子女孩子，瘦精精的，背有些驼，眼睛分外小，有点近视，又不肯老戴眼镜，只好经常眯缝着看人，看到有利可图时就会睁大了，射出炯炯的经济的光芒，像黑暗里拧开一百瓦的灯。吉妙长得非常秀气，皮肤白皙细嫩得像温润的琼脂，吹一吹、弹一弹便破

了，身体瘦小单薄得仿佛没有开始发育。她时常温柔地微笑，弯月似的眼睛怯怯地注视着人，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好像怕惊醒了别人，又怕吓着自己，凝神的时候总是一脸盲目满足的神气。培玲回头望了一眼，道：“呵！她又约会去了？”思源道：“知道还问？”培玲道：“切！谁不知道呢！车就停在宿舍楼下，谁看不见？有什么不知道的？只是也太张扬了，胆子也太大，小心纸里包不住火，到时候可是哭都来不及！”思源道：“别人的事情我们也不好说，先管好自己就很不错了。”吉妙笑道：“正是正是，管别人的事情还不如先吃西瓜。”思源才看见吉妙拿了个花皮西瓜回来，正要开口，培玲跳过来抱住瓜道：“喂喂喂，我可没答应请你们吃瓜。”思源笑道：“什么话？吉妙买的瓜，吉妙还没有说不许吃，你心疼什么？莫名其妙！”吉妙坐在一边细声笑道：“是培玲弄的瓜呢。”

培玲敲了敲瓜笑道：“听到没有？我弄的瓜！刚才去老乡那里，她男朋友正好买了好多瓜果来，我也不管，拿了一个就回来，见者有份嘛。你们瞧瞧这皮色，这声响！”思源笑道：“不稀罕！你自己一个人吃罢。以前我们的东西你不知道吃了多少去，现在全不记得了？全排泄干净了？”吉妙微笑不语。培玲嘻嘻地笑着赋上来，道：“呸！什么话？我是小气的人么？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培玲拿了抹布把瓜擦个干净，一刀下去，青皮红瓤，顿时溢出淡淡清香。吉妙走近来笑道：“你好手气，还是个沙瓤的。”培玲笑道：“是个沙瓤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吃。”思源凑到她鼻尖上，看了半晌，一本正经地道：“我有黄连上清片，你要不要吃？”培玲呆了呆，道：“我又没有吃火锅上了火，为什么要吃黄连上清片？”思源笑道：“我怕我嘴馋，到时候多吃了你的瓜，你心疼又不好说出来，憋着一肚子火，所以我叫你先吃些去火解毒的药预防预防。”培玲又好气又好笑，跺脚道：“你再说，你再说，我真不给你吃了。”思源在一旁抱着胳膊直瞅她笑。

吉妙道：“静芳和曼欣都还没有回来，要不要给她们留一些？”培玲露出不快的神色，道：“你们别当我是开瓜店的呀！就这么一个小瓜，我们自己还不够，你还要搭上不相干的人。我倒是没有什么，就怕亏待你们。再说，静芳不到十二点不会回来，那时瓜也不新鲜了；至于她苏曼欣么，我就是把吃剩下的瓜喂狗喂猫也不会给她！”

思源想：曼欣的东西她不知道得过多少，生病的时候曼欣也帮过她，纵然后来有恩怨过结，她也该念念别人的好处才是。转念一想：各人有各人的处世之道，培玲虽说小气些，倒不是那种花花肠子的人；刘静芳虽然成绩好，却一贯喜怒不形于

色，拒人于千里，叫人看不出个所以然，回到寝室也不大和室友们说话，只独坐在床帘之后看书用功，思源便笑她是当今的“西太后”，也是“垂帘听政”的人物，不过是用一方床帘围出一个袖珍的大清国，依旧做着至高无上的女主；苏曼欣这个人怪得很，听说在外头颇为活络，在寝室里却似乎不大会做人，有她在，气氛总是不好，沉闷阴森得叫人不想开口——不回来也罢，免得生事。这样想着，思源向培玲笑道：“好了，好了，别说了，吃瓜罢！”

三个人兴兴头头坐下来吃瓜，培玲是那等“专管九州国贩骆驼”的，对那些年级中的新闻格外感兴趣，不是说这个如何巴结上头爬上去，就是说某个公子哥儿似的人物如何身陷三角恋爱不得脱身，再不然就是四个男生如何为年级有名的美女争风吃醋。思源闲闲地听她讲，不置可否，虽然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她不认识的，那些陌生的故事、陌生的人物却在某些时候可以成为她笔下的素材。

可是培玲的山海经在九天云外荡荡悠悠兜转了一圈又落回来，忿忿地说起苏曼欣：“假，假得很！嘴里甜得跟蜜似的，心里狠着呢！明里一把火，暗里一把刀，我见多了，有什么不知道？她以为她高尚得什么似的，正眼也不瞧我们，上海人了不起么？上海人我见多了，就没有见过她这样的！”思源道：“你少说两句罢，没有人当你是哑巴。快点把门口的垃圾篓子拿过来，我要扔掉这些瓜皮。”培玲意犹未尽地咕哝着，走到门口正要弯腰提起篓子，有人踢门进来，门撞到培玲身上又弹了回去。

培玲见曼欣满脸怒气，疑心刚才她偷听了话去。她虽然恨曼欣，见了她却总是底气不足，不敢和她正面冲突，因此心里暗自懊悔刚才怎么不记得把门关好，但是也无可挽回，只得讪讪地提了篓子过去，又拿起一条抹布慢慢地抹桌子。大家顿时都无话。

蚊香已经燃尽了，吉妙又点上一支，幽香里四处弥漫着压抑的气息。思源到阳台上去关纱窗，抬眼看那月亮在深蓝的云中惬意地穿行。曼欣走到门口，突然骂道：“小人！喂不亲的狗！”培玲的脸火辣辣起来，好像被掴了一巴掌，正要回她两句，又自思不是她的对手，而且不知为什么自己先矮了几分气概，就在心里暗暗回道：“你尽管骂，我不和你这样的人计较。我是狗，你就连狗都不如！”这样想着，到底也不敢说出来。

曼欣摔门出去了。寝室里的人又活跃起来。培玲把抹布往桌上尽情一摔，气愤愤地坐下，捞起一片瓜狠狠咬几口，骂道：“什么东西——”忽然想起什么来，忙

起身往门外看了看，把门关上了。看看桌上一片狼藉，所剩的瓜不多，把刚才的气恼忘得一干二净，向吉妙和思源讪笑道：“你们都不吃了？那我就消灭干净，吃完才好搞卫生。”吉妙和思源都说不吃了，正中她下怀，马上埋头苦干起来。

思源坐到吉妙旁边，悄声笑道：“你瞧她才吃完饭没多久，还能吃这么多瓜，真是老朱老朱，食量大如猪啊！”吉妙也悄声笑道：“别说吃瓜，连瓜籽儿都不吐！”培玲隐约听见了，回头问她们在说什么，思源高声道：“我正问吉妙呢，‘当日舜乐一奏，百兽率舞，为何独缺一猪耳’？吉妙回答‘只在瓜皮中，兴尽不知处。’”培玲吃得满嘴流汁，哼哼道：“吉妙这贼女人什么时候也学得文绉绉起来？酸不溜湫的。”说得两人都笑了。

做完卫生，吉妙开始清理衣服准备到同学那里去玩两天。在宿舍里见到吉妙，十次中定有九次是清理衣物，整理被褥，她的床比别人的要分外整洁干净，纤尘不染，不像培玲的床上被子乱糟糟地堆成一团，思源的床上是半边睡人，半边放书，书、人各占一片山头，睡觉时难免有侵占对方领土的举动。思源原本不惯收拾，却常羡慕她那张舒适的床，称赞她是寝室里最勤劳的小蜜蜂。此时培玲百无聊赖地走来走去，凑到思源跟前道：“今天星期五，你不回家去？”思源道：“太晚了，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呢，明天上午再走。”培玲笑道：“既然你不回去，我们看电影去，好不好？”思源摇了摇头。培玲抓过她的茶杯在手中玩耍，诡秘地一笑：“我知道你是在等什么人的电话！当着爸妈在家里有悄悄话不好说，只好留在这里，哟，我有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叫方一鸣的，是不是？为了一个臭男人就不和我去看电影，难怪说‘女大不中留’！”思源别过脸去，笑骂道：“你的西瓜还没有吃饱，还堵不上你的臭嘴么？”抢过茶杯锁进抽屉里，然后脱鞋上床，拧开台灯，拉上帘子，倚在床头看那本翻熟了的《红楼梦》。培玲钻到帘子里推她：“亲爱的，去罢，去罢，现在才七点半钟，我们看完一场电影回来也不过九点半，你正好可以接他的电话。他上个星期好像是十一点多才打过来的，你何必在这里干等？”

思源心想：“培玲的话也有道理，自己不必在这里干等。一则要被她们取笑，二则待会儿曼欣回来，照例是要和男朋友煲电话粥到十点，自己坐在旁边听，也太不识趣。”于是她双手捧住培玲的脸，笑道：“陪你去是可以，可是我去了，你请客啊？”培玲抬腿便要走，思源拉住她笑道：“回来！小气鬼！你看你守财奴似的，好没意思！我问你，你守着那一块钱做什么用？是做嫁妆呢，还是做棺材底儿？要是做嫁妆，你就不必这样，你去求一求芙蓉，叫她给你介绍个大款，不但嫁

妆可以省了，还能得许多聘礼；要是做棺材底呢，你求我就好了，我虽然也穷，送你一床被面还是送得起的，而且我也不忌讳这些，怎么样？”

培玲咬牙切齿地扑过来，嚷着非要打她两下，两人扭打得不可开交，吉妙过来拉开她们，笑道：“究竟去不去？再晚就没有位子了。要是去呢，我也收拾好了，我们一起走。”培玲站起来理了理衣服，用力把思源从床上拖下来，二人打打闹闹走到门外，却见吉妙还没有出来，又等了一等，才见吉妙提着包走出来，细声笑道：“你们两个马虎鬼，蚊香还没有熄就跑出来了，小心点着蚊帐着了火。”

二人在宿舍区门口与吉妙道了别，才返身去礼堂。到了售票处，培玲猛一拍额头，叫起来：“哎呀，只顾着和你说话，钱也忘记带了。”思源道：“你也真是，不带钱看什么电影？你再仔细找找，上午我还看见你往口袋里塞零钱。”培玲口里说着“没有没有”，胡乱去掏那些口袋，当真没有掏出一个钢镚儿出来，因向思源笑道：“我记起来了，我把零钱借给吉妙坐车用了。你替我垫着罢，回去我还你。”思源只得替她买了票，两人走进礼堂，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培玲又笑道：“光坐着有什么意思？我去买些零食来吃。钱么，你先替我垫着，回去我还你，算我请客罢！”培玲这话是说过许多遍的，每次借钱都不多，人家也不好拉下脸面来催她还，日子久了就成了一笔笔糊涂账。如今她殷勤说要请客，钱却是思源付，她还附送一份难得的人情，这样的客请得实在是划算！而思源虽说嘴里刻薄些，于钱物上一向不善计较，是手里散漫惯了，听她说得这样动听，忙说“我请我请，你又没有带钱，下次再请我好了”，当下乖乖地把钱给了她，就当付她的瓜钱罢！

当夜放映的是学生们自己点的几部港台片，打打杀杀，男欢女爱，无厘头式的调侃玩笑，都是老套路，无味得很。思源坐在陌生的人群里，闻着浓烈的汗臭味，耳边充斥着廉价电影的喧闹，她隐隐感到恍若隔世的不真实，那个桂花树下吟诗作赋的盛景仿佛是前生旧梦一般了。她怎么会突然到了这里？怎么会和这些人坐在一起？也许同样是一场梦？只是这样的梦她宁可早点醒来。培玲突然抓住她的胳膊摇了摇，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她吃惊地抬眼望着她，只见培玲正笑咪咪地盯着屏幕，慢慢捏起一颗干瘪的瓜子送到嘴边，咔的一声咬碎，却是苦的，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噗地吐在地上，还从口里拉出一根滴巍巍的银丝来粘在下巴上，她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也哈哈大笑起来，她边笑边顺手在下巴处抹了一下子——不可理喻的现实！

思源无端地觉得毛骨悚然，她再也不愿意留在这里，找了个借口先抽身出来。

培玲以为她急着回去接电话，也不好挽留她，很善解人意地笑道：“回去罢，我知道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完再回去，给我留着门啊。”思源也不分辩，微微一笑就出来了。

回到寝室，门被从里面反锁了，思源在走廊上敲了半天门，才见曼欣慢吞吞地趿着拖鞋来开门，肩膀和下颌之间夹着一支电话筒，坐机搁在手里，电话线拉得老长。思源并不意外，只说：“我还当你不在呢，我敲了半天门。”曼欣倚在门口，冷冷瞟了她一眼，手指缓缓绕着电话线，嘴里热络地低语：“谁说想你了？哼哼……你也想我？不是哄我罢？……那女生缠着你啊？我不信，你有什么好的，也就是我屈尊看得上……我才不吃醋，有竞争的爱情才有意思啊，我这里也有不少男生追我呢，你吃不吃醋？”思源踌躇了一会儿，终于推门进去，只见宿舍里并没有开灯，桌上点着一盏美人鱼的水晶蜡烛，屋子里烛光摇曳，树影斑驳，热恋中的女子隐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交替中，悄声的情话是黑夜里蔓延泛滥的暗河。思源浑身不自在起来，回头看时，曼欣仍立在那里，一只脚把门踢来踢去，正等着关门。

思源揣了张电话卡匆匆出来，把热闹和浪漫留给了热恋的人。也许一鸣刚才也打过电话来呢？可是一直被占着线，他一定非常失望和惆怅，他也想听听她的声音罢？这一想法让她激动起来，满心隐秘的喜悦。无论如何她是不会让他感到失望惆怅的，她要马上给他打电话，她要让他听见她的声音！

公用电话亭就在楼下，因为是周末，排队的人比平常多。思源不免心焦得很，一连换了好几处地方都是人满为患。大操场旁还有几处电话亭，太僻静了，去的人应该不多，她这样想着，忙向操场跑去。

好不容易拨过电话去，一问才知道一鸣早去乐队练习去了，他的室友很热心地问道：“你是不是叫何琳琅？一鸣留话说晚一些他一定会打电话给你，叫你务必要等着他。”何琳琅这个名字猛然浇熄了她心中的热情，她沉默了一下，低声道：“啊，我不是何琳琅。他，有没有留别的话呢？”他的室友很认真地想了想，道：“好像没有。请问你是谁，我替你留话给他，叫他回来跟你联系。”她慌乱地回答道：“哦，算了，不必了。我没有什么事，以后再跟他联系好了。谢谢你。”

挂了电话，信步走在跑道上，粗糙蓬松的沙砾在她的脚下吱呀作响。月光已经悄然隐去，只有几颗模糊寂寥的星缀在深蓝的天幕上，是断肠人的眼泪。雨后的空气分外清新。可惜她辜负了这美丽的夜色，她的心中满是失落和失望，她是如此盼望他的电话，哪怕是他最平常的一个问候呢，也胜过人间一切甜言蜜语，便是经历